2020年6月23日 星期二
主编:尼玛潘多 责编:吴江霞
西藏日报

浓浓援藏情

唐大山

晚饭后在桥头散步,接到张莹的电话。我知道她在山南市人民医院的援藏工作即将结束,于是便聊了起来。

“我在金沙江畔的朱巴龙驻村,从你进藏,没去看望你。”

“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将近一年。说实话,我刚来的时候盼望日子过得快些,结束就回家;要结束了,却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有些舍不得。”

“说详细些,舍不得那里的什么?”

“舍不得这里的人,舍不得这一片天地。”

“先说人吧。”

“我们都在平原地区长大,很少接触少数民族,对他们的性格和生活习惯知之甚少。来到山南,往大街上一望,忽然觉得自己是少数民族,因为多数人都是藏族。我从皖北康复医院来到山南市人民医院,透过藏族同事的眼神,读出他们的期盼。我与他们的交往从业务入手。我怕他们听不懂普通话,这种担心是多余的。除了一些专业技能知识,我们的交流没有障碍。我是一名财务工作者,结合医院的收入与支出,给同事讲解如何学习政策、怎样遵规守纪,如何造表、怎样归类,如何发现问题、怎样处置疑点。当他们听懂了要点、掌握了技能,脸上会露出憨厚的笑容;如果他们听不明白、理不清账目,脸上往往显出无奈的样子。遇到问题时,我会一再讲解,同时手把手地反复教他们操作。财务报表的专业性很强,做好了,能够促进单位的整体发展;做不好,可能导致单位的大事小情剪不断、理还乱。正像一位藏族同事所说,想不到通过一张财务报表就能了解掌握一个单位的大致情况;通过一沓票据,基本上能判断一个人的人品。”

“谈的都是工作。生活中有没有感动你的事情?”

“有啊。同事尼玛邀我去她家做客,我有些犹豫。看着尼玛的诚实劲,我不忍心拒绝。来到她家门前,我惊呆了,这是一栋带有院落的二层小楼,从院门到室内,可以用雕梁画栋来形容。让我没想到的,是院落正中相当于天井的地方装上了钢化玻璃,冬天可以保暖,丝毫不影响阳光照射进来。不说室内如何,单这个像温室的院落就成为一个会客厅,或者说茶叙的好地方,周围墙上错落有致地镶嵌着装有相框的照片。我指着一幅黑白照片问尼玛,这张毕业照中哪个是她。尼玛让我找。我的手指对着照片中的一个个女孩,不时地抬头看看尼玛的脸庞,突然兴奋地说,这个就是你。她笑了。她说,这是在西藏藏医学院毕业时的全班合影,现在学校升格了,叫西藏藏医药大学。我问她为什么房间装饰得那么好,还有文化品位。她对我提出的问题有些不解。她说,这有什么奇怪的,如今收入高、条件好,美化生活环境、提高生活质量,幸福指数上升,也有利于做好工作。你家在内地,肯定比我家漂亮多了。我不自然地一笑,心想,尼玛的家就是一栋别墅,在内地花多少钱都买不到。让我佩服的是,他们的生活态度如此乐观,好像从来没有什么烦心事。比如,我们二胎放开了,生个男孩,想着第二胎是个女孩正好;反之亦然。如果不是一男一女,怎么生都不完美。生两个男孩感到压力大,甚至为此哭一场;生两个女孩感到断了香火,出门觉得有人看不起自己。藏族从来没考虑到孩子的性别,男孩长大结婚到女方家住不以为奇,女孩成家赡养老人丝毫不比男孩差。尼玛就是这样,丈夫是大学同学,从拉萨入赘到她家。内地说一个女婿半个儿,在西藏,一个女婿就是一个儿子。”

“我们考虑的事情确实比藏族人多,所以感到累。”

“我问过尼玛累不累,她说有什么累的,上班时把工作做好,下班了享受生活,生命走到尽头喂秃鹫,一生都不污染环境。”

“说到天葬,自然想起刚才你说的舍不得那一片天地。”

“听说山南这个地名,我以为不是平原也是一片开阔地,谁知道来到这里才发现周围都是山。”

“我明白,你是根据家乡名称推断的,我们生活的地方在淮河北边,叫淮北。雅砻大地位于念青唐古拉山南面,统称‘山南’。这两个地名体现不出地形地貌,都是根据附近山河的位置而命名。”

“淮北的相山海拔300多米,爬到电视塔就有种‘会当凌绝顶’的感觉,因为周围是平原。山南市的泽当镇海拔3500多米,零头都比相山的海拔高。我这回见着山啦,天天生活在山窝里。夏天到了,水仍然那么凉,当地人敢用河水洗头。这几天淮北的温度有三十七八度,我在这里还穿着春天的衣服。山南成为我的避暑胜地。”

“我以前说在拉萨往往穿着秋裤过夏,你们不相信。这次在山南住上一年,该相信了吧?对天有什么看法?”

“蓝天白云,真真切切。空气清新,挺宜居的。刚来时出现轻微的高原反应,在同事提醒下,注意一下过去了。要不是海拔有些高,我真想在这里住上一辈子。”

“在山南住一年可以,真在那里住一辈子,连我都不会同意。丈夫在淮北工作,孩子在四川大学读书,你不回去,这可能吗?”

“大山,先不要说我。从出生到工作,你在淮北过了30多年,怎么拖家带口在拉萨住下来?不是一年,不是三年,也不是十年八年,而是干到退休。请问,你怎样解释自己的行为?”

电话没有挂上,我却无语。

是呀,我劝张莹回家,为什么自己待在西藏不走?张莹感到一年援藏时间过得快,我在西藏已有十多个年头,是什么让我们对西藏如此留恋?三言两语说得清吗?

萨普冰川

张晓明

从亿万年前走来
定格在蓝色湖面
仿佛从未想到
在雪山之下
在晶莹之上
闪耀冰冷的光芒
时光依旧遥远
笼罩苍茫大地
一个声音在低低呼唤
穿越千年风雪
回荡祖先的记忆

仿佛注定今生相见
仿佛冥冥之中的约定
一个家族的远古预言
流传在山水之间
倒影在恒久的天空
我无法看见
那风中绽放的花朵
摇曳世代的传说
一寸一寸消失
洁白的身影
裸露的石头
把寒冷留在大地
冻成一段段传奇

我退得更远
触摸撒木湖水的清凉
一点一点
仿佛久违的心跳
透澈心中的火焰
奔腾而下的火焰
燃烧千年孤寂
深邃的凝视
守护雪山的村庄
阳光打在草尖
青草的味道绵延千年

又一个轮回
又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
我快乐的歌声升腾起来
升腾起来
我在湖边等你飞来
与柔风私语
与青草共眠
在湛蓝中漫步一生
在神话中突然苏醒
千万盏灯火
点亮大雪的夜空
照亮曾经的来路
让我们在漆黑的夜晚
一次次泪流满面

天空的泪滴
蓝色的火焰
雪山之下
晶莹之上
是什么来了又走
是什么走了又来
是什么在大雪之外
陪着我们
一起回到青稞的家园

(注:萨普冰川位于那曲市比如县羊秀乡境内,最大特点是海洋冰川与山岳冰川共存;冰川下面是神奇美丽的撒木湖,为千年冰雪融化所形成。)

拉萨拉萨(外一首)

王笑风

春雪化尽,天地间仍有它的气息
野花细小的手想抓住露水
草青色的时光啊
我的青春早已滑落,明月一样滑落
我还记得月亮落下的地方
一座城池,它的名字叫拉萨
在这里我曾经历雪莲花般的爱情
明月是我的心脏
上弦月,下弦月
短暂的一生中,有多少缺憾
当黑夜来临,颗颗泪水夺眶而出
泥土的身子一派潮湿
泥土中的沙子,破碎的石头
什么时候能从我心里分离出来
人间变化,春生夏长
我的爱情焕发新的希望
花朵的旁边,草叶眨动
春天的我一刻不忍合眼
像春雪一样,这一世
我多想像春雪一样,清清白白
纯粹,不掺一丁点儿杂质
一旦消失,就不留一点痕迹
我祈祷,下辈子回来
我热爱的鲜花只开在我手心里
我的双手只在一个叫拉萨的地方张开怀抱

最后的一场雪

雪落下的时候
什么正在缓缓升起
最后一场雪
春天的雪,反倒像张旧报纸
我读到冬天将临的消息
和爱人模糊的脸
一粒粒,春天的雪
就在眼里开花,随即凋谢
不留踪影
这样的阅读没有声音
在心里悄悄进行
雪,一边下一边融化
渐渐露出去年的草根
雪让我们重读往事
比雪还凉的往事
大地上黑的草根!
整整一冬被雪覆盖
整整一冬,在大雪下面
我们把草籽般的一颗心收紧
一场春天的雪
再次包容弱小的心灵
一场春雪再现一生
幸福和忧伤一一融化
深深渗进我们的生命
雪啊,当雪一点一点化尽
我看见草根像手指一样
一遍一遍抚摸春天
春天,这小小的女孩,面孔微红
别制止她清凉稚气的歌声
嗓子里的雪,怎样把它珍藏
雪啊,雪在大地上消失
在我们心里留下了什么

怡然自得

唐晓光 摄

近在咫尺

达瓦卓玛
吐蕃故都的格桑花
惊艳了世俗的格桑花
不曾想 我还会参与
你今后的故事
智慧与美貌并存的佳人
在故都的时空里
在传唱的轮回中
有幸 聆听你接近你
达瓦卓玛
藏家姑娘的代言人
祖辈歌颂的卓玛啦
不曾想
就在我年少轻狂的时候
去读懂你了解你
多少次的遐想
多少年的期许
这一次
让我用余生的时间
抓住这近在咫尺的幸福

半杯酒(外一首)

旦增多吉

提一壶酒 只倒半杯
邀游四季芬芳 足以
随心 抿一口
让芬芳填满另一半空间
提一壶酒 只倒半杯
品味一段历程 加油
那边 清泉在流
这边 醉了人心
提一壶酒 只倒半杯
关于酿酒的开篇 有根
有人 滔滔不绝
有人 发扬传承
这杯美酒
一半献给收获 成长
一半留给未来 许一世甘甜
相伴如初

一曲壮美的生命赞歌

——看电影《我的格桑梅朵》有感

杨步辉

十八军进军西藏,是一次悲壮的旅程,是我军历史上光辉的一页。根据军旅女作家裘山山长篇小说《我在天堂等你》改编的电影《我的格桑梅朵》,用电影的语言和手法,艺术再现了半个世纪前那悲壮的一幕……

电影和小说不同,它是一门综合艺术。该片导演忠实于原著但又不拘泥于原著,在影片中用艺术的手法再创作,用手中的镜头捕捉亮点,挖掘人物心灵最深处的东西,让我们在感动之余,再一次领略了具有裘山山风格的电影作品。

影片主要讲述了几个女兵的故事。裘山山是写女性的优秀作家,她笔下的女性千姿百媚,或美丽,或深沉,或灵动,或优雅,或忍辱负重,或勤劳善良,具有中国传统女性的所有美德。影片中的“我(白雪梅)”是故事的主角,也给观众带来了耳目一新的女军人之美。在进军西藏浩浩荡荡的千军万马中,女兵队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她们都是十八九岁的女兵,都是刚刚开放的花朵,就像盛开的格桑花般美丽、纯洁。她们热情、开朗,充满朝气,富于幻想,每一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梦想。她们是女人,却比同龄的女人少了些娇气,多了些豪气,因为她们是军人。军人的职责和使命注定了她们要付出更多的东西:青春、快乐、自由、情感甚至生命。在时刻与死神作伴的进军西藏的路上,她们没有被严寒、缺氧、饥饿、劳累、战争等困难吓倒,而是与男兵一样勇敢,一样坚强。战场救护、宣传动员、护送物资,她们是男兵眼中最美丽的格桑花,最值得记忆的骄傲。因为条件太差,没有必须的卫生用品,她们把被子中的棉絮掏出来用了,睡觉时只能受冻。即使这样也毫无怨言,依然坚强乐观,积极向上,不拖大部队的后腿,从不落下一步。

团结友爱,互帮互助,历来是我军的优良传统,也是我军克敌制胜的法宝。在进军西藏的漫漫征程中,许多军队干部宁可自己挨饿受冻,也不忘生死一线的战友。在四川道孚,粮食紧缺,警卫员想方设法找了点白面烙了两张饼让欧团长吃,欧团长却大发雷霆:“让我吃饼,你让我的兵吃什么?”在行军途中,当欧团长看到女兵队被子里的棉絮被掏空了,女兵们受冻时,心情十分难过。他专门开会动员,要求各班拿出两床被子送给女兵队盖……这一桩桩一件件感人至深的故事,不由的让观众流下了热泪。这就是我们的团长,这就是我们的干部,是千千万万个热血军人,铸就了不朽的军魂。我们的军队,就是凭着这个传统、这种精神,才战胜了无数艰难险阻,创造了无数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才能够进军西藏,从胜利走向辉煌。送被子这场戏虽然不长,却极具震憾力,演绎的也最动人、最成功。人物形象此刻也得到了升华。

爱情是文艺作品中一个永恒的主题。白雪梅和欧团长的爱情是纯洁的,特别的,也是感人的。它不是《乱世佳人》中的爱,也不是《泰坦尼克号》中的爱,他们的爱是含蓄的,真诚的,具有特别味道的军营中的爱、军人间的爱、军人间的情。白雪梅是一名普通的女战士,欧团长是一名中层指挥员,在火热的战斗生活中,他们互相爱慕,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但却没有赤裸裸的表白,而是深藏于心,互相关爱对方,互相鼓励对方,默默地为心上人祝福。一包莎琪玛,一块河卵石,一个甜蜜的微笑,一声温暖的问候,就是他们爱的表白,就是他们情的信物,就是他们思念的源泉。军人的职责和身份决定了他们不能为爱痴狂,不能朝朝暮暮长相厮守,他们的爱是建立在感情的基础上,建立在革命事业的基础上的。白雪梅和欧团长如火的激情鼓励着他们英勇战斗,不断前进,希望能够早日胜利,早日品尝爱情的果实,早日到达他们心目中的天堂。在影片中,我们没有看到惨烈、血腥的战斗场面,就是主要战斗——昌都战役也一笔带过。而充盈全片的是一种空旷、坦荡、无垠的壮美;是一种明朗、清丽、淡淡的爱的情愫;是一种回首往事的梦幻般的意境;是忠实于原著的一份隽永与挥之不去的军人情结。这样的爱情,让观众感到真实、可信,同时也增强了影片的美感。

西藏壮美的景色是飘荡在全片中的一条五彩的哈达:气势磅礴、横空出世的雪山,纯洁清冽的江河水,湛蓝湛蓝的天空,棉絮般飘浮的白云,一望无垠的草地,美丽动人的格桑花,随风飘扬的经幡,成群结队的牦牛……所有这些美丽的画面,把西藏勾勒成了天堂。